

乾隆五十三年訂

和陽高梅亭集評

唐宋八家鈔

唐文有韓柳宋文有歐蘇曾王朱子蓋當
亟稱之嗣是古文選本如呂東萊之閑鍵
真西山之正統樓山齋之文訣謝疊山之
規範率皆以諸家為準的而此諸家文為
較多然未始有八家之名目八家專本行
世蓋自歸安茅鹿門始也

國朝宜興儲同人長洲沈確士踵而集之蓋
以八家者冠冕兩朝籠罩百子洵古文之

極則制藝之淵源也余自去冬鈔三傳國
語國策及史記兩漢事既竣次及唐宋如
文苑英華文粹文鑑中不少傑作豈謂八
家足盡唐宋哉然唐宋首推八家前人編
定彙萃成編三百年来無異議余亦何庸
更置他詞獨是文章一道隨時遞降骸裁
屢更誦讀之法與編次之體不同昔人言
秦漢文法寬唐宋文法嚴又云秦漢文法

微唐宋文法顯故初學經書既畢授以古文須先泛唐宋入手使有徑路可尋次及史漢層累而上蓋推本以求由左國史漢以下迄唐宋者窮源及流之道也逆溯而往由唐宋以上至左國史漢者先河後海之義也是鈔採集較富體亦獨備如論辨記序碑銘等篇皆前鈔所缺無可為有志古作者之助抑不獨為舉子業有益時文

云爾也至諸家各樹一幟各有專長以及
里爵出處另附於文右茲不具論

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下浣和陽高塘

唐韓昌黎一

公名愈字退之南陽人

今河南南陽府屬

三歲孤隨兄會

名

官嶺表會卒

嫂鄭鞠之

公有祭鄭夫人文

七歲言出成文比長通六經百家言能文章

尤以明聖人之道為志擢進士第署董晉

宣武節度使

張封建

武寧節度使

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他日立朝丰範已畧具一班矣調四

門博士遷監察御史德宗朝論宮市貶陽山令多惠政元和初權

知國子博士遷員外郎坐柳澗事又降為博士公才高數黜官時

作進學解以自慰宰相權德輿李絳奇其才改郎中史館修撰知

制誥柳子厚與公論史官書即此時也奏議淮西事忤執政意坐

以事改太子右庶子。及裴度以宰相宣慰淮西。奏公為行軍司馬。
淮西平。遷刑部侍郎。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移改袁州。召拜國子
祭酒。轉兵部侍郎。時鎮州王廷湊成德軍將反。殺田宏正成德軍帥。圍牛元
翼深翼帥。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擇廷臣往諭眾慄。縮公勇行。元稹
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公曰。止君之仁。入臣之
義。遂至賊營。麾其眾責之。賊懼。汗伏地。亂乃止。歸奏。帝悅。轉吏部
侍郎。後人稱韓吏部。以此。長慶四年卒。時年五十七。謚曰文。後人
又稱昌黎。乃宋時所封伯爵也。公為人洞達明銳。與人交。始終不
變。成就後學多知名士。李翱、李漢、皇甫湜、孟郊、張籍皆從遊其門。

者其為學一以孔孟為宗。挾經之心。執聖之權。前人所稱。因文見道者也。蓋自東漢晉魏以來。道惑於佛老。文敝於侈靡。淹沒不振者。蓋數百年矣。公闢邪抵異。使聖道揭於中天。崇寔黜浮。使斯文返之淳古。可不謂偉與。宋東坡潮州廟碑云。文啟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顏。勇奪三軍之帥。此謂得其生平梗槩矣。此外皇甫湜稱其文曰。茹古含今。渾渾灑灑。凌紙怪發。鯨鏗春麗。栗密窮渺。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歐陽永叔稱之曰。深厚雄博。浩然無涯。唐書稱之曰。奧衍宏深。與孟軻相表裏。而佐佑六經。嗚呼盛哉。八家為唐宋之冠。而公又八家之冠也。唐書傳贊尤

能獨見其大。因附於後。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蠅蠅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利以樸。剗偽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楊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驚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牴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楊雄為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汔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義。助為怪神。

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方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揆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宋東坡以孟子距楊墨。其功配禹。昌黎闢佛老。其功配孟子。固不獨文章為千古獨步也。蔡聞之云。或謂公生平耐不得困苦。貶竄似非樂天知命者。余謂公見義必為。全無戀位素餐之態。公初年在京師。如上宰相。三書應科目。時與人書。未免有汲汲求進之心。然一為御史。絕不顧惜。則以諫官市貶陽山矣。既貶之後。量移散

秩如作送窮文。進學解等篇。大有牢騷不平之意。然及其從平淮西作侍郎。優游養望。便可作相。而公則以諫佛骨貶潮州矣。潮州上表有窮蹙抑屈之意。然及其再登朝。則又身使廬龍。面折庭湊。更無推托畏懦之狀。公之氣節。屢挫不折如此。所以為有唐蓋代人物。而配享孔廟不替也。不然。張禹孔光。獨無文學哉。

唐宋八家鈔卷一目録

昌黎文上

論佛骨表

潮州刺史謝上表

復讐狀

原道

原人

原毀

對禹問

伯夷頌

爭臣論

進學解

獲麟解

諱辨

師說

雜說一

雜說四

讀荀子

守戒

上考功崔虞部書

答崔立之書

上宰相書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與孟尚書書

與于襄陽書

與陳給事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與李翱書

答劉正夫書

答李翊書

與孟東野書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計文三十四篇

百數句直起作提

第一段歷述前古獲福並不因佛一層意翻作兩層寫。按憲宗十四年有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請迎之帝從其言故前半先從福報立論以破其惑

論佛骨表

憲宗迎佛骨入大內留三日乃送佛寺王公士庶奔走贊嘆愈時為刑部侍郎上表極諫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

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

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

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

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

此與下本一意翻作兩層頓挫節奏法本漢人

其後殷

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

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

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

第二段述漢後
專意事佛反以
得禍恭差見致

第三段援國初
祖法據當年初
政起時事

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帝聞西域有神名曰佛遣使之天竺迎之明帝在

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南朝元魏北朝已

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

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

逼饑死臺城在今江寧府鍾山側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

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祖法當時羣臣材識不

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其弊其事遂止

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

有倫比即位之初初時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

第四段入事妙
將祈崇福報意
一筆掃開夷其
事于狎遊以扯
淡破認真全從
失體惑眾上發
出議論超絕

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作勢反跌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

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今陝西鳳翔府御樓以觀昇余

入大內昇共舉也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

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

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

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

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百姓語止此焚頂燒指百十為羣

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

不即加禁遏更平聲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